



圖一 《古今和歌集》與書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三十一字之詠

《古今和歌集》

黃景彤

夫和歌者，託其根於心地，發其華於詞林者也。人之在世，不能無為，思慮易遷，哀樂相變。感生於志，詠形於言。是以逸者其聲樂，怨者其吟悲。可以述懷，可以發憤。動天地，感鬼神，化人倫，和夫婦，莫宜於和歌。

——《古今和歌集·真名序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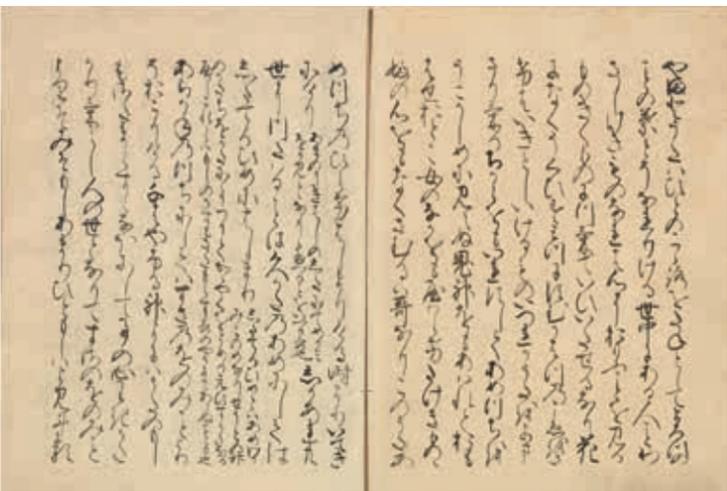
自古以來，以竹簡、絹帛作為文字書寫的載體開始，中國古籍便常以和書畫相近的卷軸形式出現，隨著造紙技術的改進，經摺、旋風裝，以及縫綴裝應運而生，其後因應方形雕版印刷的普遍應用，又發展出蝴蝶、包背，以及線裝。而曾經出現在寫本書時代的縫綴裝書籍，除近代考古發現之外，幾乎已經完全湮沒於歷史洪流之中，即便是以清宮舊籍聞名

的本院藏漢文古籍之中，亦未見縫綴裝之例。不過，源自日本，十九世紀傳鈔，肇編於十紀初期，刻正展陳於「護帙有道—古籍裝潢特展」的「和本」書籍——《古今和歌集》，卻是一部具有中國古代縫綴裝書籍裝幀特色的書籍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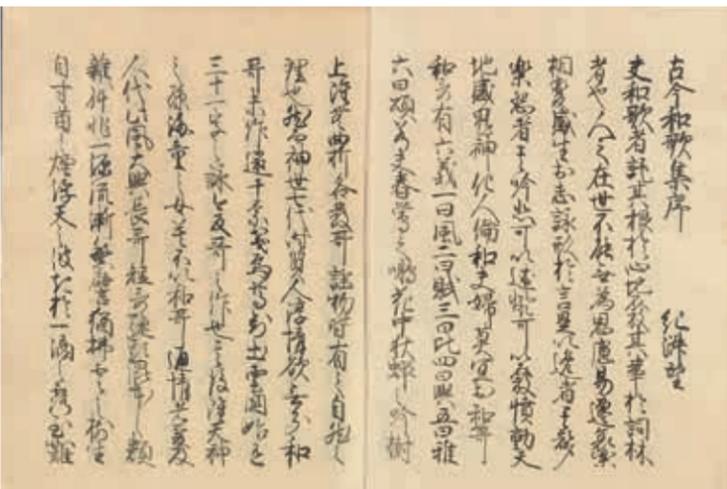
《古今和歌集》，文物統一編號編碼字頭「故觀」，按本院文物編碼規則可知，係出自北平故宮博物院

原「觀海堂」藏書，也是清末隨何如璋（一八三八—一八九一）出使日本的楊守敬（一八三九—一九一五）在日期間採訪帶回的「和書」之一。由於早期漢籍的東傳，造就許多已在中土失傳，卻因為在海外傳鈔、翻刻而得以重新面世的古籍，《古今和歌集》內容雖非漢地所傳，但它所採用的雙面書寫，縫綴成冊的裝幀方式卻源自漢地，然而此書的價值僅僅只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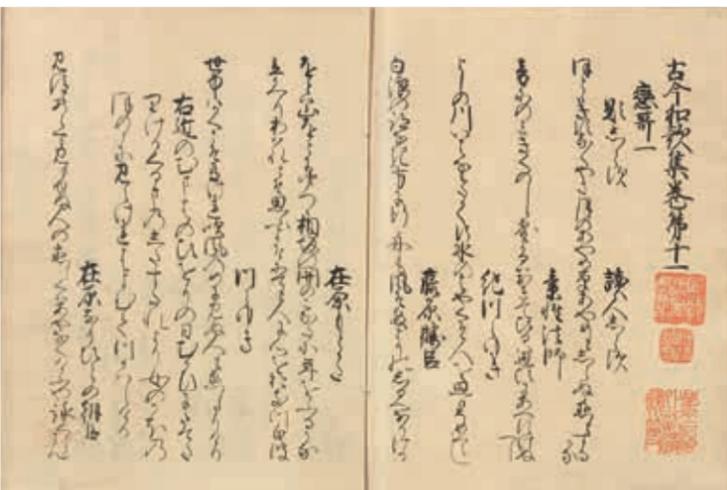




圖二 《古今和歌集》假名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 《古今和歌集》真名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 《古今和歌集》書影

於「縫綴」？實則不然，該書不但因採罕見的縫綴裝而令人驚豔，實際上《古今和歌集》也是日本文學史上，中古時代極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。

和歌源流

「大和」，日本國別稱，相對於「漢詩」，「和歌」指的是日本固有，起源於古代信仰中對天地神、五穀神祭儀的古典詩，《古事記》、《日本書紀》等日本古老史書，即收錄有許多以五字、七字句構成的韻文。而在確立統一國家的過程中，由於受到大陸傳入漢詩的影響，也曾經出現像是《萬葉集》（成書於西元七五九年之後）這類描寫個人心情的詩作。（註一）

延曆十三年（七九四），桓武天皇定都平安京（京都），至鎌倉幕府建立為止，約三百九十年間，以平安京作為唯一的政治中心，在這個稱為平安時代（七九四～一一八五）的初期，社會上的文學主流仍為漢詩文，和歌一般只用於私人之間往來，然而到了平安時代中期，隨著唐朝國力的

初，到室町時代的十六世紀末，五百餘年間，竟編出二十一部和歌集，總稱「二十一代集」，而依其編纂時代，又可細分成「三代集」、「八代集」、「十三代集」，除此之外，南朝（一三三六～一三九二，定都於奈良吉野）編纂的《新葉和歌集》也被納入，或稱「準敕撰集」。（參見附表）

就內容言，《古今和歌集》，總二十卷，收錄詩作一千一百餘首（註三），卷前有〈假名序〉（圖二）、卷末錄〈真名序〉（圖三），由於今日所見諸多傳本已缺〈真名序〉，故兩個序究竟以何者為底本，或說孰先孰後，學界見解不一，未有定論，不過正如上述，諸多傳本所收內容大致一致，所收大部份詩作都是短歌（圖四），僅有長歌五首，旋頭歌四首。各卷標

題依序為：〈春歌〉（上、下）、〈夏歌〉、〈秋歌〉（上、下）、〈冬歌〉、〈賀歌〉、〈離別歌〉、〈羈旅歌〉、〈物名〉、〈戀歌〉（五卷）、〈哀傷歌〉、〈雜歌〉（上、下）、〈雜體〉、〈神遊歌〉。

院藏《古今和歌集》與縫綴裝
《古今和歌集》，鈔本，金色花

附表一 敕撰和歌集一覽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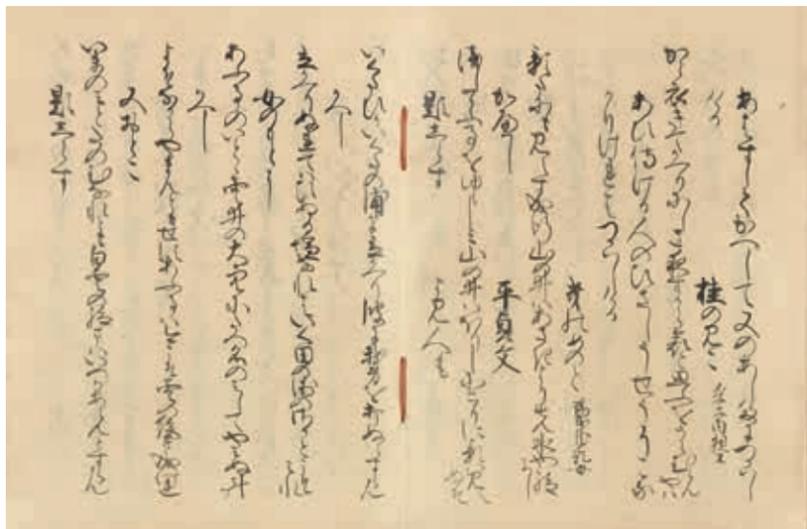
敕撰和歌集	二十一代集	三代集	《古今和歌集》 《後撰和歌集》 《拾遺和歌集》
		八代集	《後拾遺和歌集》 《金葉和歌集》 《詞花和歌集》 《千載和歌集》 《新古今和歌集》
		十三代集	《新敕撰和歌集》 《續後撰和歌集》 《續古今和歌集》 《續拾遺和歌集》 《新後撰和歌集》 《玉葉和歌集》 《續千載和歌集》 《續後拾遺和歌集》 《風雅和歌集》 《新千載和歌集》 《新拾遺和歌集》 《新後拾遺和歌集》 《新續古今和歌集》
		準敕撰集	《新葉和歌集》

衰退，以及日本停辦遣唐使的緣故，漢唐文化的影響力逐漸減少，加以此時日本假名文字發展逐漸完備，和歌於是重新取得社會的主流地位，從出現在平安時代中後期的《新撰萬葉集》中，漢詩、和歌並行，且相互對照的體例，可說明兩者消長情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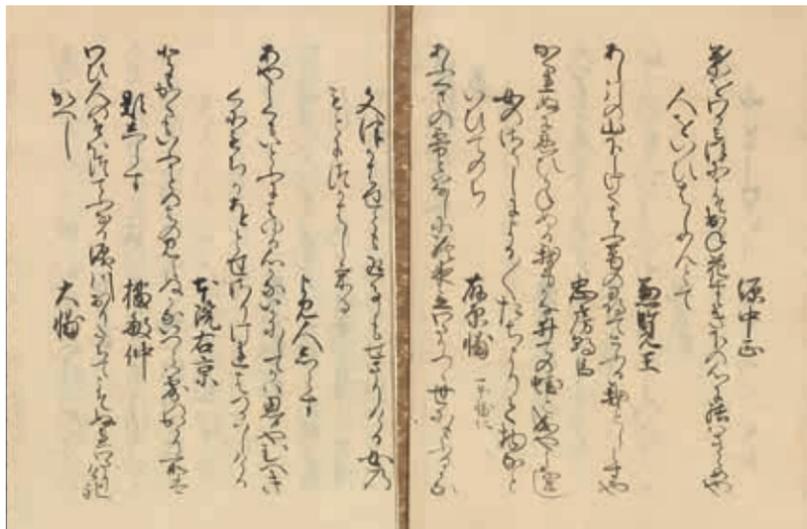
就種類言，早期和歌為短歌、長歌、旋頭歌等型式之總稱，短歌由三十一字（音節（註二））組成，結構是五、七、五、七、七、七、七，最後再以七字句作結，旋頭歌則為五、七、七循環兩次，而隨著時代變遷，今日

「和歌」一詞已僅專指短歌型式的古典詩。

《古今和歌集》，始自醍醐天皇（八九七～九三〇在位）延喜五年（九〇五）的敕令，以紀貫之（約八六六～約九四五）為首的幾位宮廷歌人，集結奈良時代末期《萬葉集》成書以後至平安時代初期，約一百三十年間的和歌作品。紀氏等人為表達與《萬葉集》之間的連貫性，原本擬以《擬萬葉集》為名，不過由於天皇定名《古今和歌集》，從此開啓一系統「敕撰和歌集」之編輯體例。從醍醐天皇敕命編成的十世紀



圖八 各帖中央對折處



圖九 第一、二帖間之封面內摺處

註釋

1. 書中收錄飛鳥時代（五九二～七一〇）至奈良時代（七一〇～七九四）中期貴族和民衆的詩作四千五百餘首。
2. 日語採用「真名」（中國傳入的漢字）和「假名」（由漢字衍生出的表音文字）兩種書寫文字。其中假名是單音節文字，漢字的使用方式與中文最大的差別，在於日語使用漢字表記時，字與音節並非一對一的對應關係，一個漢字常念多個音節，亦有多個漢字只念一個音節的情形。
3. 因傳本不同而略有差異。

參考資料

1. 《新詳說國語便覽》，東京：東京書籍，二〇〇一。
2. 《護帙有道—古籍裝演特展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二〇一四。
3. 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，《本の話》，<http://www.library.pref.osaka.jp/site/osaka/about-book.html>，檢索日期：2015/04/28。
4. 書物史ワーキンググループ編，《森書物史概論》，<http://www.geocities.jp/shomotsushu/index.html>，檢索日期：2015/04/28。
5. 楊時榮，《圖書綴訂的方式與步驟》，《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》第四卷第一期（二〇〇八年一月），頁九五—一一一。

小結

院藏《古今和歌集》（八代集）因其類同縫綴裝幀方式而得以獲選為展件，然其採厚紙雙面書寫，並使用帶有濃厚金屬光澤，不論近看或遠觀皆熠熠生輝的織面書衣，裝潢

風格亦與中土漢籍大相逕庭，頗值得細細品味。就詩集本身來說，透過有「三十一字之詠」之稱的詩集所展現的託事、託物，以表現人心的手法，或是從四季到愛情，書寫自然和人生各種面貌的詩作，亦令處在二十一世

紀今日的我們，得以領略數百年前東瀛地區閑淡的美學意識。

作者為圖書文獻處研究助理

紋封皮（圖五、六），封面左上角貼金箋墨書題名及卷次，四眼縫綴裝，十四冊，各冊高二十四點三分，廣十八點四公分，並附書箱。裝潢金碧輝煌，極其耀眼，內頁鈐「京都楊氏藏書記」白方、「飛青閣藏書印」白方、「星吾海外訪得秘籍」朱方等藏書印記（圖七），內文每半頁書寫十行。

正如前所述及，該詩集除了在日本文學史上的重大意義外，另一特色即縫綴裝的裝幀形式。「縫綴」，又稱「縫續」，原意是以針線連續綴訂書背之意，日語稱綴葉裝。如今在敦煌所發掘之唐代圖書中可見三種裝幀方

式：其一，書葉較厚者，對折後將折疊處黏在一起成為書背，後因黏貼處易脫落，改以麻線縫起，但打孔穿線的位置跟孔數尚未規範化，可算是線裝書的原型。其二，書葉較薄者，對折後以折疊處做書口，加上封面、封底，與書口相對一側打三眼（孔）訂線，外觀上看起來，除三孔外，與明清之際漸漸成為主流的線裝書形制已大體相同。其三，也是使用在書葉較厚的作法，先將若干張書葉折成一帖（小冊），再將各帖重疊放置，以折疊處為書背，最後以麻線交錯將各帖綴訂在一起，《古今和歌集》便屬此類。

就實地觀察，該書先將書頁分成四或五帖，分別摺疊成帖之後，再將前後二帖包上封面、封底，於各帖相同位置打上四個書眼用以穿線（圖八），將各帖疊放後，再以縫線依序穿過各帖之間，串連起整冊結構。由於封面、封底亦需透過縫線加以固定，因此靠近書背處多留一段寬度並折入書葉內，翻閱內文時可見到此部分（圖九），故而成為縫綴裝之一大特徵。



圖七 楊守敬藏書章



圖五 《古今和歌集》封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六 《古今和歌集》護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